

《大地》拍攝過程中的 中美糾紛

● 蕭知緯

美國好萊塢 (Hollywood, 又譯荷里活) 涉及中國題材的影片在中國一向不討好。前些年,《昆頓》(*Kundun*, 1997) 和《西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 1997) 因為同情西藏獨立而觸怒北京。接下來《紅色角落》(*Red Corner*, 1998) 詬病中國的司法制度, 再次讓中國政府光火。即便是像《木蘭》(*Mulan*, 1998) 這樣的非政治化影片, 在中國的反響也不是很好。

其實, 美國影片讓中國方面不痛快, 並因而遭到抵制的歷史源遠流長, 並不只是今天的中國政府特別敏感。本文講述1930年代好萊塢拍攝《大地》(*The Good Earth*) 時的一段往事, 以及當時中美之間就影片中華人形象問題所進行的一系列交涉。本文旨在把好萊塢與中國政府之間的衝突放到一個更廣闊的歷史背景當中去理解, 並探討跨文化表現中的一些複雜問題。近年來, 討論美國電影對中國和華人描寫的著述很多, 但還很少有人涉及中方對此是如何反應的^①。這個研究可說是對這種偏頗的一個彌補。

一 《大地》的拍攝與中國政府的介入

電影《大地》改編自賽珍珠 (Pearl S. Buck) 的同名小說, 講的是二十世紀初一個中國北方莊戶人家的故事。主人公名叫王龍, 是個純樸的農民。在父親的包辦下, 他同當地一家大戶人家的廚房女傭歐蘭結婚。影片的敘事從其婚事開始。婚後, 他們勤勤懇懇, 省吃儉用, 日子過得愈來愈好, 慢慢置下許多田地。可遇上荒年, 地裏顆粒無收。王龍咬緊牙關, 硬是不肯賤賣土地以度難關。他們一家人和大批飢民一道逃荒到南方, 靠討飯、打零工過活。幸運的是, 歐蘭在一次動亂中撿到一袋珠寶, 故而重返鄉裏, 王龍還成了當地最富有的地主。

但富裕的生活導致王龍墮落, 他先娶了一個風塵女子蓮花做小妾, 後又漸漸遠離土地, 整日耽於享樂。期間, 他的小兒子又被蓮花勾引, 兩人產生亂倫私情。正所謂禍不單行, 王龍的農田開始鬧蝗蟲。鋪天蓋地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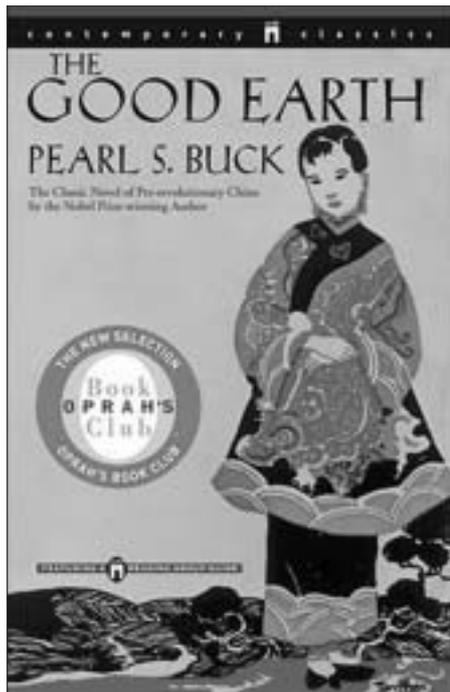
本文講述1930年代好萊塢拍攝《大地》時的一段往事, 以及當時中美之間就影片中華人形象問題所進行的一系列交涉, 旨在把好萊塢與中國政府之間的衝突放到一個更廣闊的歷史背景當中去理解。

* 本文原為英文, 現由唐建軍譯成中文, 特此致謝。本譯稿經作者做了校對。本研究得到美國加州州立大學聖馬科斯校區教員發展基金資助。

的蝗蟲威脅到莊稼和村民的生計。災難面前，王龍幡然醒悟。在懂得農業科學的大兒子的帶領下，村民齊心協力，保住了地裏的莊稼。村裏恢復了寧靜，但歐蘭卻在多年辛勞之後，臥牀不起，久病不癒，終於在小兒子婚禮那天死去。王龍最後才認識到是歐蘭把家庭團結在一起，並幫他獲得成功的。歐蘭下葬後，他站在妻子當年種下的桃樹旁邊哭泣，默默地說：「歐蘭，你就是大地！」

賽珍珠的這本小說自1931年在美国出版後，在暢銷書排行榜上幾乎連續兩年居高不下，並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在世界各地發行。1933年，美國電影製片人索博格 (Irving Thalberg) 決定將它拍成電影。米高梅公司 (MGM) 花了五萬美金買下電影改編權，創下當時好萊塢購買小說版權的最高價^②。《大地》在1937年上映後好評如潮，全美轟動，後來還獲得七項奧斯卡金像獎提名，並奪得了1937年的奧斯卡最佳女主角和最佳攝影獎。即使是四十年後，一些電影學者仍然認為它

《大地》在中國的譯本多，並不一定說明中國人都很喜歡這本書。許多人是由於好奇，想知道外國人是怎樣描寫中國才會購買此書的。實際上，很多中國讀者並不喜歡《大地》。圖為小說《大地》的英文原著。



是美國電影有史以來最好的二十部影片之一^③。

但是，這部影片在攝製過程中曾遇到過很多麻煩。因為題材涉及中國，米高梅公司與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曾經幾度周旋。南京政府先是從駐美外交官獲悉米高梅決定拍攝電影《大地》。由於小說的暢銷和流行，這一消息引起了很多人的關注。在中國，這部小說早在1932年就被翻譯成中文，並在《東方雜誌》上連載，後來又有其他譯本相繼問世。從那時到1949年的十幾年裏，共有八種不同的中文譯本流行於市面上。

當然，《大地》在中國的譯本多，並不一定說明中國人都很喜歡它。許多人是由於好奇，想知道外國人是怎樣描寫中國才會購買此書的。實際上，很多中國讀者並不喜歡《大地》，對本書最嚴厲的批評也往往來自一些參與翻譯本書的人。比如，第一個將這本小說翻譯成中文的伍蠡甫就在他的譯本序言裏說，賽珍珠筆下的中國人完全受動物本能驅動，男人只想着買房置地，女人表現得逆來順受；全書通篇不離乾旱、饑荒和愚昧。賽珍珠筆下的中國社會充斥着戰亂、搶劫、共產風潮，以及其他無盡的災難。伍蠡甫斷言，這樣的描寫反映了白人的種族優越感，是替帝國主義侵略辯護^④。

對於《大地》一書，許多南京政府官員持有和伍蠡甫類似的觀點。在一份內部文件中，國民政府的電影檢查委員會成員談到他們對於這本小說的看法，並要求政府通過外交途徑阻止米高梅公司將它拍攝成電影。這份文件裏值得注意的有幾點。首先，中國官方對拍攝影片的敵意和戒備來自於對原小說的不滿。第二，政府官員不喜歡這部小說的原因是因為它對中國

的描寫以偏概全。用文件裏的原話說就是：「其中描寫中國人無論為農人、商人、軍人、婦女，均極虛偽貪墨；全書幾無一正人君子，足以代表中華民族之特性者。」^⑥第三，政府內部在如何對待這件事上分成幾派。有人覺得應該跟美國電影製作人員合作，因為米高梅已經下定決心要拍攝這部影片，如果不讓他們在中國拍，那他們就會到別的地方拍，到那時，中國方面就更無法加以控制了。與其那樣，還不如讓他們來中國拍攝。如果他們親眼看到真實的中國，或許可以糾正腦子裏基於唐人街而形成的對中國的印象，反而可能降低影片的辱華因素也未可知。

總的來說，電影審查官員對好萊塢準備攝製這部電影抱有敵意，但外交部官員則相對比較通融。當時，米高梅意識到中國政府對《大地》一片的攝製很關注，於是派人專程到華盛頓的中國大使館接洽，請求批准來華拍攝外景。外交部遂知會內政、教育、宣傳各部的官員，請他們商議具體辦法。等到這份函件經過各個衙門，輾轉來到電影檢查委員會時，已是1934年初了。按中國政府當時的規定，外國人來華攝製影片都得先經過電檢會批准才行，可是，米高梅在沒有獲得南京電檢會許可的情況下，就於1933年12月派了一個攝製組到中國拍外景。顯然，米高梅以為跟外交部打過招呼就算數了，不明瞭中國行政體制的內部分工，也低估了中國人對這類事情的敏感程度^⑥。

然而，攝製組來華後，要求拍外景的申請遭到電影檢查委員會的斷然拒絕。後來，由於蔣介石夫人的介入，國民黨政府才最終同意米高梅攝製組在華拍攝外景^⑦。有一個說法是，《大地》攝製組負責人希爾(George

Hill)大走蔣夫人路線，後者的美國教育背景使她不像別人那麼對賽珍珠的小說感到反感，她也很替米高梅說話。由於其影響，中國政府才最終批准攝製組在華拍攝外景，並為他們提供了很多方便。影片的攝影組負責人克拉克(Charles G. Clarke)後來回憶道^⑧：

自從中國政府同意我們拍片，對我們的要求是有求必應。我們想去哪兒拍就去哪兒拍，中方還提供嚮導和翻譯。拍攝辛亥革命那場戲的外景時，中國政府還派了很多士兵扮演群眾演員。電影檢查委員會也變通規矩，不再堅持讓我們將所有拍好的膠片都在中國沖洗和接受檢查，使我們可以把大部分膠片送到米高梅自己的洗印車間……

不過，中方的合作是有條件的，其中包括：(1) 影片應該如實表現中國及其人民；(2) 中國政府可以派員監督影片製作；(3) 米高梅應盡可能採納中方監督人員的建議；(4) 如中方認為有必要在影片前加序，米高梅應遵照辦理；(5) 所有在中國境內拍攝的鏡頭都要經過審查官同意後才可以運出中國；(6) 本片所有角色均應由華人扮演^⑨。

製片公司雖然同意了這些條件，但並沒有完全遵守執行。在選用華人演員的問題上，美方三心二意地做了個姿態：在中國公開招考男主角，但要找的人既要像農民，又要講一口流利英語，還要身高一米八以上。當然，沒有哪個中國人能符合這些條件^⑩。女主角方面，米高梅曾同當時相當知名的美籍華人女演員黃柳霜接觸，想讓她演出影片中的一個配角。但黃柳霜不滿意米高梅把男女主角都讓白人飾演，拒絕在這部影片裏演配角^⑪。

米高梅在沒有獲得南京電檢會許可的情況下，就派了一個攝製組到中國拍外景。顯然，米高梅以為跟外交部打過招呼就算數了，不明瞭中國行政體制的內部分工，也低估了中國人對這類事情的敏感程度。

至於米高梅在中國攝製的底片是否經過中方的檢查，史料的記載並不一致。有一份記載說，美方無視中國的要求，在中國拍攝的膠片沒有寄送南京，交中方檢查。當攝製組離開中國時，中國海關用X光照射了所有的行李，使數千尺未經沖洗的膠片完全報廢。但另有資料顯示，米高梅在中國拍攝的底片，有相當一部分後來用於電影的完成片上^⑫。

至於接受中方代表監督製片的要求，米高梅確實如約執行了，但這裏有個很有意思的插曲。本來，南京派到美國的代表是杜庭修。杜曾在南京國民政府的電影檢查委員會裏任職，他到好萊塢的主要使命是保證《大地》一片如實地表現中國。但當時好萊塢還有其他幾部涉及中國的電影也在拍攝當中，這些影片的製片人員吃不准中國政府有關辱華的標準，便趁杜庭修在美國，付錢請他同時擔任顧問。但是，杜庭修對「辱華」尺度的把握顯然過寬，結果兩面不討好。美方怪他沒有把好關，因為他認可的影片後來仍然沒有通過中國的電影檢查^⑬；而國人看到《大地》早期樣片中的一些鏡頭，覺得無法接受，對他也非常失望^⑭。結果，杜庭修被南京召回。

這個插曲表明，與「情人眼裏出西施」相類似，在辱華問題上，也是見仁見智。很明顯，杜庭修遠沒有其國內同事那麼敏感。他就《大地》一片寫下的報告中說，「鄙意嗜愛電影，已歷三十餘年，經歷所及，深知此片描寫中國人民生活之忠實，攝影之精美，情節之妮婉，寓意之深刻，堪稱無敵。」^⑮然而，杜的開放胸懷使他在好萊塢所做的監督工作變得很不稱職。

杜庭修雖被召回，電影《大地》還是要繼續拍攝。在電影攝製的最後階

段，杜的繼任人由米高梅派車接送，每周去製片廠三次。中國政府還派了一位名叫黃朝琴的領事官員從中協助。後來，黃朝琴寫了一份長篇報告，詳細敘述了中國政府和米高梅之間就攝製《大地》一片的種種過節^⑯。當時，黃朝琴的具體任務是確保製片廠只用中國審查通過的底片。然而，米高梅為了拍攝這部影片，在洛杉磯近郊搭建了一個中國村莊，在那裏拍了很多外景鏡頭。這使黃朝琴很為難，因為對於一個沒有受過電影專業訓練的外行人來說，哪些場景是在中國拍攝，哪些是在製片廠搭製的布景拍攝，這兩者之間的區別極難辨認^⑰。

二 衝突與遷就

不管米高梅是出於尊重中國方面的感情也好，還是出於盡量擴大影片的發行市場，以求最大盈利的考慮也好，總之，它確實盡了很大努力避免冒犯中方。比如，《大地》一片的劇本就因中方要求而做出多次修改。這些修改極為突出地體現了國民黨官方和好萊塢之間，在如何塑造中國形象問題上存在着怎樣的分歧。所幸，劇本改編過程中的種種改動，都記錄在案。我們不妨看看在這個過程中，國民黨政府的電影審查官是如何錙銖必較，而米高梅方面又是如何既真情又假意地與中方周旋。

在拍《大地》之前，好萊塢已經有許多影片因為冒犯中國而遭到抵制的先例；所以，從一開始，改編者就試圖在影片中盡量對中國人給予同情的描寫。沿着這一思路，他們決定把王龍的大兒子塑造成新中國的代表：他

不管米高梅是出於尊重中國方面的感情也好，還是出於盡量擴大影片的發行市場，以求最大盈利的考慮也好，它確實盡了很大努力避免冒犯中方。比如，《大地》一片的劇本就因中方要求而做出多次修改。

受過大學教育，用現代科學方法戰勝蝗蟲，領導村民過繁榮的生活。他們把原小說描寫中國大家庭裏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的情節刪掉，而強調溫暖友愛、齊心協力的方面。他們還減弱了原作中王龍叔父的醜惡程度，並淡化了圍繞着蓮花這個角色的性內容。最後，影片裏還刪除了原小說中王龍晚年娶妾的情節¹⁸。

因為《大地》講的是中國農村的事，米高梅特地從中國弄來一部名為《人道》（卜萬蒼導演，1932）的電影仔細研究。《人道》也是一部農村題材的影片，米高梅想看看中國人自己是怎樣描寫農村生活的¹⁹。可是他們不知道，《人道》曾在中國遇到電影審查上的麻煩。1932年，拍攝這部影片的聯華公司向電影檢查委員會申請准許該片在國外放映，但電檢會認為，電影表現百姓流離失所，人民生靈塗炭，這不啻暗示政府的無能，賑濟制度的不善；當此國際社會詬病中國之際，這部電影無疑自暴缺點，授人以柄。所以，聯華的申請沒有得到批准²⁰。值得注意的是，電影審查官對電影的內容和描寫準確與否沒有異議，他們關注的只是影片的國際影響，不願給別人批評中國提供口實。這一考慮是理解當時國民黨政府抵制辱華影片的一個關鍵。

在米高梅努力刪除《大地》中敏感內容的同時，好萊塢自己的檢查部門也盡量清除可能引起問題的場景和對話。首席電影檢查官布林（Joseph Breen）讀了《大地》的電影劇本初稿之後，寫了一封信給米高梅的總裁，建議修改的地方總共二十處，其中許多都跟如何把握描寫中國的分寸有關。比如，他提議刪去王龍叔父打嗝的鏡頭，建議荷花應該是個歌女而不是妓

女等等。製片廠很快根據這些意見對劇本做了進一步的修改²¹。

然而，儘管米高梅和好萊塢的電影審查官員作了一系列的努力，劇本到了中國還是出了問題。南京的電影檢查官提出進一步修改的要求，包括：在對話中涉及歐蘭婚前身份的地方，不能用「奴隸」一詞，而應用「女傭」代替；刪掉王龍迎娶歐蘭那天早上說「我自從新年還沒洗過澡哪」那句話；去掉一段士兵用刺刀挑屍體的鏡頭。此外，中方還要求不要在影片中提到人吃人的事，省略剃頭匠拿王龍的長辮子開玩笑的段落，縮短士兵搶劫場景的長度等等²²。但是後來的事實證明，製片方並沒有完全執行這些要求。「奴隸」一詞在電影的早期版本中出現了二十次。中方提出抗議後，米高梅刪掉了一些，但還是保留了若干，藉口是如果都刪掉會影響影片整個結構的統一。至於王龍說自己一年沒洗澡那句話，製片方覺得它太重要，堅持保留這個細節。米高梅確實刪掉了理髮匠調侃王龍長辮子的場景，但保留了其他中方有異議的鏡頭²³。

電影製作完成之後，米高梅為中國駐華盛頓的大使、駐洛杉磯和舊金山的領事安排了預演。美方希望這有助於電影通過南京方面的審查。製片廠的一個負責人坦言，這些預演的目的是為了讓南京的電影檢查委員會看到，如果中國外交人員對這部電影沒有意見，而南京的審查官還要為難《大地》的話，米高梅就可以據理力爭。顯然，米高梅想利用中方的內部分歧為自己爭取一些回旋餘地²⁴。

影片在美國首映後運到中國，中國的電影檢查官又刪除了一些內容才允許在中國公映。這一輪的刪剪包

《大地》製作完成之後，米高梅為中國駐華盛頓的大使、駐洛杉磯和舊金山的領事安排了預演。如果中國外交人員對這部電影沒有意見，而南京的審查官還要為難《大地》的話，米高梅就可以據理力爭。

括：難民躺在路邊的場景，一名倒地的老婦的特寫切換到枯樹上的禿鷹的蒙太奇鏡頭，以及歐蘭教她的孩子如何乞討的段落²⁸。中國的電影檢查官允許這部影片在中國公映，完全是出於考慮到米高梅的出發點是好的，看到美方已經盡力而為了。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對這部電影感到十分滿意。事實上，有些電影檢查人員明確地指出，《大地》雖然通過檢查，但片中仍然含有辱華鏡頭。這些鏡頭如果出現在別影片的話，是不會得到通過的。米高梅方面也很清楚這一點²⁹。

然而，有證據表明，米高梅對中國的電影檢查官耍了手段。他們送去中國審查的影片刪掉了許多犯忌的鏡頭，但實際發行放映的卻是另外一個沒有刪減的版本。一個美籍華人看了《大地》後，發現中方要求刪除的鏡頭都還在³⁰。好萊塢電影審查處的內部文件也證明米高梅耍滑頭。一封從中國寄回的報告說，1938年初，《大地》一片在中國北方放映時，日本佔領軍當局對影片作了刪剪，刪剪的部分包括中國南京政府曾明確要求製片廠刪掉的一些場景和對話。這說明當時上映的片子保留了南京的電影檢查官有異議的鏡頭³¹。

因辱華問題，中美雙方頻頻過招，各有得失。從一個意義上說，在《大地》拍攝這件事上，中方好像是輸了，因為米高梅最終沒有遵守協議，拍竣的影片也不完全符合中方的意願。但是從另一個意義上看，中國政府在這件事上充分表現出它對中國銀幕形象的在乎，並不惜運用國家力量堅決抵制醜化中國的電影。這使得好萊塢在拍攝描寫中國的影片時不得不多幾分顧忌，不敢隨便胡來。從這個

角度看，中國對《大地》一片的干預，無論成功與否，其意義都超越於一部電影上的得失。

三 結論：不平等的话语權

中國對《大地》攝製的干預並不是孤立的個別事件，而是體現了中國政府對外國電影的既定方針和一貫政策。在1930年代，大量美國電影被中國政府審查、刪剪和取締。表面上看，是中國政府十分苛刻，但實質上是好萊塢長期在影片中醜化華人的結果。正如一位批評家所說，當時的美國電影中，只要有中國人出現，其樣子必定是醜陋不堪，容貌猥瑣³²。然而，由於好萊塢對世界電影市場的壟斷，它塑造的銀幕形象成為一種霸權話語，構成殖民主義統治東方，使東方服從西方權威³³。中國人擔心的也恰恰是全世界的人都會受到美國電影中的種族主義影響，並通過好萊塢影片中的歪曲描寫而形成對中國的偏見。

由於民國初年的政治分裂，中國人無暇顧及自己的國際形象，更談不上有效抵制辱華影片。只是到了南京政權建立後，國民黨才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反擊醜化中國的外國影片。1930年，美國電影《不怕死》(Welcome Danger) 因為拿中國人開心而在上海引起騷動，導致中國政府在全國範圍內禁演這部影片。這個事件標誌着中國正式開始對外國影片的審查。此後的幾年裏，國民政府與好些國家簽訂了相互禁止有損國家尊嚴的影片條約。其結果是，冒犯中國的電影不僅在中國境內遭到禁止，而且在簽訂條約的國家境內也不能上映³⁴。

中國政府在《大地》拍攝一事上，不惜運用國家力量抵制醜化中國的電影。這使得好萊塢在拍攝描寫中國的影片時不得不多幾分顧忌。中國對《大地》一片的干預，無論成功與否，其意義都超越於一部電影上的得失。

如果不考慮這個背景，中國政府似乎對國際形象過於敏感，對外國人的言論自由有侵犯之嫌。但從歷史的觀點看，中國人的反應是可以理解的。費約翰 (John Fitzgerald) 討論殖民主義話語時說過一段話，有助於我們理解中國人的「敏感」^②：

長期受到歐洲種族歧視，再加上自身對國民性的反省，中國人產生了一種敏感的民族意識……外國的殖民主義者對中國人評頭品足，指手畫腳，好像中國人只有按照洋人的樣子把自己改造好了才能有資格管理自己的國家。面對這種情況，中國的民族主義革命所要實現的反帝目標就同自身形象密不可分。

換句話說，中國人之所以對銀幕上把中國描寫得落後、不文明、混亂和散漫感到反感，是因為這些形象是殖民主義中國話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樣表現的目的是將列強對中國的殖民統治合法化。在這種語境下，國民黨政府抵制辱華影片的努力，在骨子裏是與中國近代以來的反帝鬥爭相一致的。

中國干涉《大地》拍攝的歷史故事富有很多現實意義。很多美國人遇到中國抵制好萊塢影片時的反應，往往是抗議中方侵犯他們的藝術創作自由。這樣的反應忽視了一個大前提，即中美在塑造銀幕形象和影響世界輿論能力方面是不平等的。當今美國的世界霸權地位，第一，是靠它的絕對軍事優勢；第二，就是靠好萊塢影響世界視聽的能力^③。美國憑藉好萊塢可以對別人想說甚麼就說甚麼，但其他國家卻沒有可以與之匹敵的媒體工業，無法對美國的文化霸權還嘴。在

這種情況下，他們不可避免地要用其他方法與好萊塢作鬥爭。借電影審查來限制其影響便是其中之一。

不錯，對於美國電影工作者個人來說，選擇甚麼題材和怎樣表現這一題材是其創作自由。但是，所有有良知的藝術家和實事求是的人都不能不承認，如果把好萊塢所有涉及中國的影片作為整體來看，其取材和處理上「厚此薄彼」的現象是明顯的，偏見和歪曲是普遍的。在這種情況下，要中國人從創作自由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是很難的。如今，隨着中國加入世界貿易關稅國和自身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好萊塢也正把目光瞄向中國，準備捲土重來。歷史的經驗值得借鑒。或許，有關《大地》的故事會對今人有些啟發。

對於美國電影工作者來說，選擇甚麼題材和怎樣表現是其創作自由。但如果把好萊塢所有涉及中國的影片作為整體來看，其取材和處理上「厚此薄彼」的現象是明顯的，要中國人從創作自由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是很難的。

註釋

① 這方面比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 Harold R. Isaacs, *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 (New York: J. Day Co., 1958); Dorothy B. Jones, *The Portrayal of China and India on the American Screen, 1896-1955: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and Indian Themes, Locales, and Characters as Portrayed on the American Scree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55); Richard A. Oehling, "The Yellow Menace: Asian Images in American Film", in *The Kaleidoscopic Lens: How Hollywood Views Ethnic Groups*, ed. Randall M. Miller (Englewood, NJ: Jerome S. Ozer Publisher, 1980), 182-206; Gina Marchetti, *Romance and the "Yellow Peril": Race, Sex, and Discursive Strategies in Hollywood Fic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中文方面有陳儒修：

〈好萊塢默片時期的中國形象〉，《電影欣賞》，總第92期(1995)，頁49-55；張英進：〈美國電影中華人形象的演變〉，《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4年6月號，頁85-94。

② Peter Conn, *Pearl S. Buck: A Cultural Biogra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41.

③ John Gassner and Dudley Nichols, *Twenty Best Film Plays*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77).

④ Liu Haiping, "Pearl S. Buck's Reception in China Reconsidered", in *The Several Worlds of Pearl S. Buck: Essays Presented at a Centennial Symposium, Randolph-Macon Woman's College, March 26-28, 1992*, ed. Elizabeth J. Lipscomb, Frances E. Webb, and Peter Conn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94), 61.

⑤ 電影檢查委員會：《電影檢查委員會工作報告》(南京，1934)，頁102-103。

⑥⑨⑬⑰⑲⑳㉑㉒ The Production Code Administration File, Margaret Herrick Library,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⑦ "Filming of Pearl Buck's Good Earth Proceeds", *China Weekly Review* (5 May 1934), 381.

⑧ Charles G. Clarke, "China Photographically Ideal", *American Cinematographer*, September 1934.

⑩ 〈米高梅攝《大地》聘請中國巨無霸〉，《電聲》，1937年第4卷第6期，頁118。據科恩的說法，賽珍珠曾向製片廠建議王龍一角由中國演員來扮演，但米高梅沒有採納她的建議。參見Peter Conn, *Pearl S. Buck*, 194。

⑪ 〈黃柳霜談《大地》〉，拒絕任配角〉，《娛樂周刊》，1936年第2卷第7期，頁140。

⑫ Peter Conn, *Pearl S. Buck*, 159; Review of *The Good Earth*, *Time* (15 February 1937), 55.

⑬ 〈責問王元龍、杜庭修〉，《電聲》，1934年第3卷第44期，頁863。

⑭ 〈關於影片《大地》〉，《電聲》，1937年第6卷第11期，頁515。

⑮ 〈草就《大地》影片審查報告書〉，《電聲》，1937年第6卷第11期，頁516。

⑯ 〈中宣會對《大地》指導員訓示要點與《大地》影片攝製之實際情形〉，《電聲》，1937年第6卷第12期，頁558。

⑰ James L. Hoban, Jr., "Scripting *The Good Earth*: Versions of the Novel for the Screen", in *The Several Worlds of Pearl S. Buck*, 139.

⑱ 〈米高梅《大地》影片以《人道》為攝製藍本〉，《電聲》，1937年第6卷第18期，頁810。

⑳ 《中央電影檢查委員會公報》，1932年第1卷第6期，頁3。

㉑ 〈黃總領事意見書與公司覆文〉，《電聲》，1937年第6卷第20期，頁560。

㉒ 〈證明《大地》未加修正〉，《電聲》，1937年第6卷第14期，頁644。

㉓ Paul Whang, "Boycotting American Movies", *The World Tomorrow* (August 1930): 339-40.

㉔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3.

㉕ Zhiwei Xiao, "Anti-Imperialism and Film Censorship during the Nanjing Decade, 1927-1937", in *Transnational Chinese Cinemas: Identity, Nationhood, Gender*, ed. Sheldon Hsiao-peng Lu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35-57.

㉖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04.

㉗ 引自Richard Bernstein, "Hollywood's Growing Love Affair with Tibet", *New York Times*, 19 March 1997。

蕭知緯 現任教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聖馬科斯校區歷史系。